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民国历史演义

(五)

〔民国〕蔡东藩撰

目摇摇录

第七十四回	殉故主留遗绝命书 结同盟抵制新政府	员
第七十五回	袁公子扶椁归故里 李司令集舰抗中央	怨
第七十六回	段芝泉重组阁员 龙济光久延战祸	愿
第七十七回	撤军院复归统一 开国会再造共和	愿
第七十八回	举副座冯华甫当选 返上海黄克强病终	猿
第七十九回	目断乡关伟人又歿 衅开府院政客交争	缘
第八十回	议宪法致生内哄 办外交惹起暗潮	猿
第八十一回	绝邦交却回德使 攻督署大闹蜀城	圆
第八十二回	托公民捣乱众议院 请改制哗聚督军团	苑
第八十三回	应电召辨帅作调人 撤国会军官甘副署	怨
第八十四回	偕老友带兵入京 叩故宫夤夜复辟	愿

第八十五回	梁鼎芬造府为说客 黎元洪假馆作寓公	怨苑
第八十六回	誓马厂受推总司令 战廊坊击退辫子军	员苑
第八十七回	张大帅狂奔外使馆 段总理重组国务员	员苑
第八十八回	代总统启节入都 投照会决谋宣战	员苑
第八十九回	筹军饷借资东国 遣师旅出击南湘	员缘
第九十回	傅良佐弃城避敌 段祺瑞卸职出都	员猿
第九十一回	会津门哗传主战声 阻蚌埠折回总统驾	员圆

第七十四回 殉故主留遗绝命书 结同盟抵制新政府

摇摇却说新华宫中的人物，正在哀号的时候，突有人入内来探望，自悔来迟。这人非别，便是国务卿段祺瑞。段已拟定遗命，想呈交老袁亲阅，不意袁已长逝，因此惊呼。当下递与徐世昌，请他酌夺。徐即忙取视，见遗令中云：

民国成立，五载于兹，本大总统忝膺国民付托之重，徒以德薄能鲜，心余力绌，于救国救民之素愿，愧未能发摅万一。溯自就任以来，蚤作夜思，殫勤擘画，虽国基未固，民困未苏，应革应兴，万端待理，而赖我官吏将士之力，得使各省秩序，粗就安宁，列强邦交，克臻辑洽，抚衷稍慰，怀疚仍多。方期及时引退，得以休养林泉，遂吾初服，不意感疾，浸至弥留。顾念国事至重，寄托必须得人，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本大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副总统恭厚仁明，必能弘济时艰，奠定大局，以补本大总统之阙失，而慰全国人民之望。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军警士民，尤当共念国步艰难，维护秩序，力保治安，专以国家为重。昔人有言：“惟生者能自强，则死者为不死”，本大总统犹此志也。此令。

徐已瞧罢，便道：“说得圆到，就这样颁发出去便了。但 摇摇

现在是元首绝续的时候,须赶紧戒严,维持大局要紧。一面通知副总统,即日就任,免生他变。”段即答道:“这原是最要的事情,我就去照办罢。”言毕趋出。徐又劝止大众的哭声,准备棺殓,于是由袁克定作主,立召袁乃宽入内,命办理治丧事宜。乃宽唯唯从命,当下遵了遗嘱,用祭天冕服殓尸。自于夫人以下,统是哭泣尽哀,闵姨更带哭带诉,愿随老袁同去,旁人总道是一时悲感,不甚注意。待送殓已毕,徐回寓暂息,袁乃宽觅购灵柩,急切办不到上等材料,嗣向市肆中四处寻找,方得阴沉寿器一具,出了重价,购得回来。谁知前河南将军张镇芳,却进献了一具好棺材,说是百余年陈品,经克定再四审视,果与乃宽所购的材料,优劣不同。但只死了一人,却备着两口棺木,似觉预兆不祥,克定心中,很是怏怏,忽有人入报道:“大姨太太殉节了!”克定等不胜惊讶,克文更昏晕过去,好容易叫醒克文,大家才趋入闵姨房中,但见闵姨僵卧榻上,玉容不改,气息无存。枕旁置有一函,由克定取出,匆匆展阅,乃是一纸绝命书,其词云:

于后及诸姊妹公鉴:碧蝉无状,当今上升遐之日,不能佐理丧务,分后及诸姊妹之劳,竟随今上而去,蝉虽死,亦弗能稍赎罪戾。然在蝉自揣,确有不不可不死之势与理。忆今上在日,嫔妃满前,侍女列后,虽一饮一食,一步一履,悉赖人料量而承应之。今兹鼎湖龙去,碧落黄泉,谁与为伴?形单影只,索然寡欢,安得不凄然泪下者乎?蝉年甫及笄,即随今上,频年以来,早经失宠,然既邀一日雨露之恩,即当竭终身涓埃之报,无如毕生愿望,迄未克偿。辄尝自

矢，蝉纵不能报效于生前者，终当竭忠于死后，兹果酬蝉素志矣。夫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蝉当日读白香山长恨之歌，未尝不叹明皇与玉环，其爱情何如是之深且挚，蝉何人斯，既极愚陋，且又失宠，敢冀非分想哉？不过欲追随今上于地下者，聊尽侍奉之职务已耳。何况今上升遐，吾后与诸姊妹，讵忍以其龙章凤姿之体，消受夜台岑寂之况味？又岂无其人，与蝉有同志而欲接踵而去耶？然今蝉已着祖生先鞭矣，匪惟尽一己之义务，且为吾诸姊妹之代表，此后凡调护扶持之责任，尽属之于蝉一人，蝉纵极鲁钝，或不致有负委托也。即有继蝉而来者，窃恐不落蝉后，此着即蝉胜诸姊妹处也。零涕书此，罔知所云，尚乞矜而鉴之！

克定览到是书，忍不住一腔悲怀，泪如泉涌，就是于夫人及众姬妾，也不胜哀恸，比哭老袁时尤加凄惨。克文竟哭晕了好几次。时适徐东海复行入内，得悉是耗。料知高丽姨太，定有特别苦衷，所以一死明志，及详问死状，知是吞金自尽，不禁称叹道：“好一个贤妇！好一位节妇！”待与克定、克文相见，又劝慰了好多语。克定凄然道：“我正因有两具灵柩，致不祥，果然复出此变。”徐随答道：“袁门中有此义妇，令人钦敬，不特令尊泉下，有人侍奉，且将来列女传中，亦应占入一席，岂不是千古光荣吗？但身后殓葬，亦须格外完备，好在寿具适另有购就，上品选制，足慰烈魂。据老朽想来，怕不是令尊有灵，阴为调遣么？”克定道：“伯父有命，敢不敬从。”当将所购寿具，作为闵姨的灵柩，并用妃嫔礼为殓，停丧新华宫内。

偏殿中。自是大典筹备处 ,改作袁氏治丧所 ,挂灵守孝 ,嗒经吹螺 ,另有一番排场。惟副总统黎元洪 ,即于六月七日就任 ,一切礼仪 ,因在前总统新丧期内 ,多半从略。黎既就职 ,迭下数令云 :

元洪于本月七日就大总统任 ,自维德薄 ,良用兢兢。惟有遵守法律 ,巩固共和 ,造成法治之国 ,官吏士庶 ,尚其共体兹意 ,协力同心 ,匡所不逮 ,有厚望焉 ! 此令。

现在时局颠危 ,本大总统骤膺重任 ,凡百政务 ,端资佐理 ,所有京外文武官吏 ,应仍旧供职 ,共济时艰 ,勿得稍存倭卸 ! 此令。

民国肇兴 ,由于辛亥之役 ,前大总统赞成共和 ,奠定大局 ,苦心擘画 ,昕夕勤劳 ,天不假年 ,遭疾长逝 ,追怀首绩 ,薄海同悲。本大总统患难周旋 ,尤深怆痛 ,所有丧葬典礼 ,应由国务院转饬办理人员 ,参酌中外典章 ,详加拟议 ,务极优隆 ,用符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 ! 此令。

这三令联翩递下 ,当由各省将军、巡按使复电到京 ,并表贺忱 ,就是独立各省各都督亦一律电贺。陕西都督陈树藩 ,且即日取消独立 ,并请政府优礼袁氏 ,敬死恤生 ,这也是令人莫测的情态 ,小子特录述如下 :

国务院段国务卿、各部总长公鉴 鱼电奉悉。袁大总统既已薨逝 ,陕西独立 ,应即宣布取消。树藩谨

举陕西全境 ,奉还中央 ,一切悉听中央处分。维护秩序 ,自是树藩专责 ,断不敢稍存诈谗卸 ,貽政府西顾之忧。抑树藩更有请者 ,独立虽得九省 ,而袁大总统之薨逝 ,实在未退位以前 ,依其职位 ,究属中华共戴之尊 ,溯其勋劳 ,尤为民国不祧之祖。所以饰终典礼 ,拟请格外从丰 ,并议订优待家属条件 ,以慰袁总统不能明言之隐 ,以表我国民犹有未尽之思。此外关于大局一应善后事宜 ,恳随时电示遵行 ,至深感禱 ! 陕西都督兼民政长陈树藩叩。

次日 ,四川都督陈宦 ,亦取消独立 ,有电到京云 :

国务院转呈黎大总统钧鉴 :川省前因退位问题 ,与项城宣告断绝关系 ,现在钧座既经就职 ,宦谨遵照独立时宣言 ,应即日取消独立 ,嗣后川省一切事宜 ,谨服从中央命令 ,除通告各省外 ,伏乞训示祇遵 ! 陈宦叩。

还有广东都督龙济光 ,于十三日电达中央 ,内称粤东独立 ,已于六月九日取消 ,其文云 :

北京国务院段相国钧鉴 :我公总秉国钧 ,再造共和 ,旋乾转坤 ,重光日月。济光已于青日 ,率属开会庆祝 ,上下胥欢 ,军民一致 ,即日取消独立 ,服从中央命令。惟粤省党派纷歧 ,诸多困难 ,俟部署周妥 ,再电驰陈。龙济光叩。

政府连接各电,甚为欣慰,特授陈树藩为汉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兼署巡按使,并优奖龙济光,说他“具有世界眼光,急谋统一,热诚爱国,深堪嘉慰。该省善后事宜,统由该上将军悉心筹画,妥为办理”等语。看官听着!这三省独立,原非本意,不过楚歌四逼,未便久持,没奈何暂时独立。此时袁死黎继,段氏执政,所以立即取消,讨好政府,但也由段氏素有威权,所以得此效果。

只帝制派尚蟠据国都,南方各省,仍处反对地位,一时未能统一。外面如张勋、倪嗣冲等,始终服从袁氏,正拟即日联合私党,自请出兵十万,开赴前敌,适因政局已变,方才改图。当由张勋深谋远虑,自思黎、段当国,定有一番变革,为自己地位计,不得不预先防患,绸缪未雨,乃即想出一法,把江宁会议的各省代表,截住归路,邀他暂留徐州,特开会议。可惜川、鄂、湘、赣、鲁、闽等处代表,从别路归省,无从拦阻,惟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河南、山西数省,以及京兆、热河、察哈尔等代表,被他邀住,另有徐州镇守使张文生、徐州道尹李庆璋、安徽军署参谋长万绳栻三人,也同在会。六月九日,便在徐州军署会议,当由张勋主席,朗声宣言道:“现在政局新更,黄陂继任,中央政见,或因或革,未可预知。但世事纠纷,尚无定局,我辈身总师干,不能坐视,所望同心协力,共保治安。南北不可不统一,中央不可不拥护,就是前清皇室,及袁大总统身后一切,均宜请新政府实行优待,不得侮慢。愚见如此,诸君以为何如?”各代表齐声赞成。张勋又道:“既承列位赞同,不可不开列大纲,与众共守。”各代表又共答道:“即求指教。”张勋随命秘书员,草录十大纲,传示众览。看官!你道是什么十

大纲,请看小子抄写出来:

- (一)尊重优待前清皇室各条件。
- (二)保全袁总统之家属生命财产,及身后一切荣誉。
- (三)要求政府依据正当手续,速行组织国会,施行完全宪政。
- (四)催促独立各省,取消独立,倘若固执成见,仍以武力解决。
- (五)绝对抵制迭次倡乱一般暴烈分子参预政权。
- (六)严整兵备,保卫各本省区地方治安。
- (七)抱持正当宗旨,维护国家秩序,设有用兵之处,军旅饷项,通力合筹。
- (八)嗣后中央设有弊政,并为民害者,务当合电力争,以尽忠告。
- (九)固结团体,遇事筹商,对于国家前途,务取同一态度。
- (十)俟国事稍定,联名电请中央减政,罢除苛细杂捐,以苏民困。

各代表等本无成见,乐得随声附和,共表赞成。张勋大喜道:“诸君统热心为国,见谅鄙忱,鄙人当感佩不置,此次回省,应请转达贵将军贵都统,互守此约,幸勿背盟!”各代表又喏喏连声。散会后,由张勋盛筵饯行,并分赠赆仪,欢然送别。各代表鼓舞而去。此次会议,时人称为七省同盟,就是直、皖、

晋、豫及关东三省，称作七省。所有特别区域，不计在内。张勋因会议告成，乐不可支，亟通电各省，评述会议情形，及录示十大纲，要求同意，这便是武人干政的滥觞。从此军阀风潮，播及全国，稍有变动，即关大局，北京的大总统，好似傀儡一般，不似那袁总统得势时，一呼百诺，远近风从了。小子有诗叹道：

武夫当道势汹汹，一国三公谁适从。
尽说晚唐藩镇祸，谁知今日又重逢。

是时有一位大员，匍匐奔丧，比张辫帅的情谊，还要加添数倍。看官！道是谁人？且至下回再说。

闵姨自甘殉节，虽其中有特别苦衷，不得已而出此策，然烈妇殉夫，古今传为美谈，袁氏何修而得此妾乎？然闵姨生长高丽，有此烈性，以视吾国人之朝秦暮楚，反复无常者，殊不可同日语，揭而出之，所以风世也。（绝命书见近刊秘史，未知是否真笔。即如上回之袁氏遗嘱，亦从秘史中采来，著书人有见必录。是真是伪，待诸确查。）张勋不忘清室，并不忘袁氏，小忠小义，亦觉可风，但观其拥兵自承，挟党联盟，启武夫干政之风，攘家国统治之柄，毋乃所谓跋扈将军耶？民国中有是人，欲其安定也难矣。

第七十五回 袁公子扶柩归故里 李司令集舰抗中央

摇摇却说袁氏治丧，已有数日，大小男妇，都在灵前伴着，并不缺少一人。突来了一个麻冕葛衣的大员，奔入灵前，抚棺大恸，连呼帝父不置。大众统是惊讶，及留神谛视，却是面熟得很，原来就是奉天将军段芝贵。段自奉老袁命，由奉调鲁，正拟积极进兵，大为君父效力，偏途次得着凶耗，惊得形神沮丧，急忙星夜进京。到了新华宫，即向治丧所索取麻冕葛衣，到灵前悲号一番。几乎比袁氏诸子，还要哀戚数倍。后来闻及大丧典礼，已由政府特派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敬谨承办，才无异言。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本是帝制派中首领，又适充大丧典礼承办员，自然恭拟典章，务极隆备，先定丧礼条目十三条，次定奠祭事项八条，列表如下：

关于前大总统丧礼议定条目。

(一)各官署军营军舰海关下半旗二十七日，出殡日下半旗一日，灵柩驻在所亦下半旗，至出殡日为止。(二)文武官吏，停止宴会二十七日。(三)民间辍乐七日，及国民追悼日，各辍乐一日。(四)文官左臂缠黑纱二十七日。(五)武官及兵士，于左臂及刀柄上，缠黑纱二十七日。(六)官署公文封面纸面，用黑边，宽约五分，亦二十七日。(七)官署公文书，盖用黑色印花二十七日。(八)官报封面，亦用黑边二十七日。(九)自殓奠之后一日起，至释服日止，在京文武各机关，除公祭外，按日轮班前往行礼；

京外大员有来京者,即以到日随本日轮祭机关前往行礼。(十)各省及特别行政区域,与驻外使馆,自接电日起,择公共处所,由长官率同僚属,设案望祭凡七日。(十一)出殡之日,鸣炮一百零八响,官署民间,均辍乐一日。京师学校,均于是日辍课。(十二)新华公府置黑边素纸签名簿二本,一备外交团签名用,一备中外官绅签名用。(十三)军队分班,至新华门举枪致敬。

前大总统大丧典礼奠祭事项。

(一)每日谒奠礼节,均着大礼服,不佩勋章,左臂缠黑纱,脱帽三鞠躬。(二)祭品用蔬果酒饌,按日于上午十时前陈设。(三)在京文武各机关,及附属各机关,每日各派四员,由各该长官率领,于上午九时三十分,齐集公府景福门外,十时敬诣灵筵前分班行礼。(四)单内未列各机关,有愿加入者,可随时赴府知照,亦于每日分班行礼。(五)外省来京大员,暨京外员绅谒奠者,可随时赴府签名,于每日各机关行礼时,另班行礼。(六)外宾及蒙、藏、回王公等谒奠者,即由外交部蒙藏院不拘时日,先期赴府知照,届时仍由外交部蒙藏院派员接待,导致灵筵前行礼。(七)清室派员吊祭时,应由特派接待员接待。(八)除各机关每日谒奠外,其各机关中如另有公祭者,先期一日赴府知照,另班上祭。

典仪既定,新华宫内吊客,日必数起,克定等终日应酬,几无暇晷。惟洪、周二姨已密议析产,商诸徐公。徐命克定略分

现银,令她自行处置,才算无事。到了六月二十日左右,克定拟遵照遗嘱,扶柩回籍,当由恭办丧礼处,择定二十八日启行,先期发出通告云:

为通告事:本月二十八日,举行前大总统殡礼,所有执紼及在指定地点恭送人员,业经分别规定办法,合亟通告,俾便周知。计开:

- (甲)赴彰德人员。
 - (一)大总统特派承祭官一员。
 - (二)文武各机关长官及上级军官佐。
 - (三)文武各机关派员。
 - (四)其他送殡人员。
- (乙)送至中华门内人员。
 - (一)外交团。
 - (二)清皇室代表。
- (丙)送至车站人员。
 - (一)国务卿、国务员暨其他文武各机关长官。
 - (二)文武各机关各派简任以下人员四员。
- (丁)在中华门内恭送人员。

文武各机关人员,及绅商学各界。(不拘人数,在中华门内,指定地点恭送。)

附服式:凡执紼官员,均服制服,无制服者,准服燕尾服,均用黑领结黑手套。有勋章大绶者,均佩勋章,带大绶,左臂暨刀剑柄,均缠黑纱。其余各文武及绅商,准用甲种大礼服,及军常服,或乙种礼服,学生制服,均缠黑纱于左臂。

自经此通告后,京内外政界诸公,除馈赠厚贖外,又致送谀词挽联,计数日间,竟达千余件。语中命意,不是夸张功绩,就是颂祷将来,却也无甚可述。惟筹安会中首领杨皙子,独措词微妙,言人未言。首联云:“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对联云:“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这两联用竟丈贡缎,极品京墨,写染出来,真足令灵帏生色,冠绝一时。承办丧礼员等,日夜筹备,凡纸车纸马纸船纸亭等类,以及一切仪仗,色色办到,专待届期启灵。至若袁氏家眷,更忙碌不了,所有宝贵物品,紧要箱笼,均收拾停当,编列号次,逐渐登载簿记中,就是一丝一缕,也没有遗失,纷扰数天,方得蒞事。还有一班女官,由袁克定嘱咐统行遣归,女官等亦摒挡行李,俟送枢出宫,才拟回去。安女士静生,因蒙死皇帝特宠,及各妃嫔厚爱,免不得依依难舍,一双俏眼中,泪珠儿已不知流了多少。

转眼间已是六月二十八日了,是日早晨,新华宫外,已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到了辰牌,各项辇从舆卫,统已到齐,一队又一队,一排又一排,统执着器仗,舁着亭舆,鱼贯而行。就中凤旌凤幄,仙幡宝幢,锦幃花圈,彩幄香棚,都是异样鲜明,特别工致,差不多与赛会相似。所经诸地,断绝交通,前后左右,悉有军队荷枪拥护,行过了好几万人,方见皇子皇孙等,引枢前来,一片麻衣,弥望无际。后面有一极大的灵舆,用了花车装载,接连又是一枢,就是闵姨棺木,两旁护从的人物,多且如蚁。各外交团及清室代表,并国务卿以下文武各官,都坐着摩托车,在后恭送。最后的便是袁家女眷,及袁氏女戚,与女官婢媪等数百人,有坐汽车的,有坐马车的,有坐骡车的,多半

是淡装素抹,秀色可餐,这也无庸细表。最注目的,是一个御干儿,追随灵柩,泣涕涟涟,而且满身缟素,与外此送殡人员,异样不同,旁观统启猜疑,间有晓得他的历史,方说是义重情深,不愧孝子。既到车站,站长已备好专车,将所有锦幛花圈,一齐收集,悬挂车上,然后妥奉灵柩,安置车内。一班送殡人员,均鞠躬告退,惟特派承祭官蒋作宾,及各机关派往奠殡的官吏,与感情较深的袁氏亲友,也陆续登车。外如箱笼行李等物,尽行搬上,好容易安排停当,才吹起汽笛,传放汽管,准备开车。女官侍从等,至此也下车折回,霎时间轮机转动,似风掣电驰一般,南赴彰德去了。

袁家事从此收场,再表那承先启后的黎政府。黎素性长厚,就职时,中外颇庆得人,独帝制派栗栗危惧,蠢然思动,意欲推倒了他,巩固自己地位。一时人心浮动,讹言百出,在京官吏纷纷移家天津,亏得段祺瑞竭力镇定,暂保无恙。至川、陕、粤取消独立,中央势力加厚一层。惟西南军务院抚军长唐继尧,电达政府,要求四大条件(一)系恢复民国元年公布的旧约法(二)召集民国二年解散的旧国会(三)惩办帝制祸首十三人(四)召集军事会议,筹商善后问题。副抚军长岑春煊,又通电中央及各省,略言:“抚军长所言四事,系南中独立各省一致的主张,如政府一律照办,本院当克日撤销”云云。唐绍仪、梁启超等,更推阐四议,说得非常痛切,非常紧要。即如河南将军赵倜、南京将军冯国璋等,亦先后电京,力请恢复旧约法,召集旧国会。偏偏政府不理,杳无举动,于是旧议员谷钟秀、孙洪伊等,在上海登报广告,自行召集会员,除前时附逆外,所有各省议员,限期六月三十日以前,齐集上海,定期开会。约旬日间,议员到沪,已达三百人,这消息传达北

京段国务卿不便悬宕，乃致电南方各省，及全国重要各机关云：

黄陂继任，元首得人，半月以来，举国上下，所断致辩争者，约法而已。然就约法而论，多人主张遵行元年约法，政府初无成见，但此项办法，多愿命令宣布，以期迅捷，政府则期期以为未可。盖命令变更法律，为各派法理学说所不容，贸然行之，后患不可胜言。是以迟回审顾，未敢附和也。或谓三年约法，不得以法律论，虽以命令废之而无足议，此不可也。三年约法，履行已久，历经依据，以为行政之准，一语抹煞，则国中一切法令，皆将因而动摇，不惟国际条约，关系至重，不容不再三审慎，而国内公债，以及法庭判决，将无不可一翻前案，如之何其可也？或又谓三年约法，出自约法会议，约法会议，出自政治会议，与议人士，皆政府命令所派，与民议不同，故此时以命令复行元年约法，只为命令变更命令，不得以变更命令论，此又不可也。三年约法，所以不履人望者，谓其起法之本，根本命令耳。而何以元年约法，独不嫌以命令复之乎？且三年约法之为世诟病，全以其创法之始，不合法理，邻于纵恣自为耳，然尚经几许谘询，几许转折，然后始议修改，而今兹所望于政府者，奈何欲其毅然一令，以复修改以前之法律乎？此事既一误于前，今又何可再误于后？知其不可而欲尤而效之，诚不知其可也。如谓法律不妨以命令复也，则亦不妨以命令废矣。今日命令复之，明